

史

記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

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粵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昔名反其

義難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及項羽

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告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上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

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廼髡季布衣褐

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節展曰皆

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轍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

數百乘是合運轉大車是也。素隱曰案服虔臣瓚所

據則是大津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節

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屨為使人忽

悉也柳去注謂造去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在車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并與其家僮數

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

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軺車

徐廣

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

家歛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故罪而上求之急也滕

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

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王用季

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

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共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

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拍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推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軍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上而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

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

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

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至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醇酒也

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

索隱

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能去此人必有

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

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

韋昭曰關見陛下深淺也

默慙良父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其布辭之官楚

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

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辨貴而求得其形勢

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

請托金錢以自願○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

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何貴人與交趙同等

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願錢賞金錢也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與廣長君等季布聞之寄書

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

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

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曹丘生與長君通曰季將軍不

就定示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

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天下且僕

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

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司馬曰數月為丘

密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自江揚之少季布弟季

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

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具從袁綵匿索隱曰中尉之司馬蓋字綵長事袁綵

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

尉司中尉郵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

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

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

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勝賢宜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

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復項王失

天下者廼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

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

索隱曰謂

居家人之人窮困貫傭於齊爲酒人保

漢書音義曰酒家保傭傭也

故謂之傭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嘗爲

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刑之

索隱曰燕將刑之

彭越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布與王彭越聞

之無言上請購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變彭越頭於獄曰有欲

取視者輒捕之布後齊

漢書音義曰彭越頭於獄曰有欲取視者輒捕之布後齊



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盍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

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身之索隱曰趣音服音

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布

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漿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三居梁地與

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其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陛下疑以爲云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案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之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知

死請就身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  
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  
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俞侯加也後為燕相燕  
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  
賁嗣為大常犧牲不加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獲典軍

徐廣曰獲一作獲一曰獲案孟原曰獲獲踏之地也  
曰獲數也。索隱曰徐倫氏云一作獲而下大軍則  
獲軍為是愈於樂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彼則為人  
獲之典獲者也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有故受辱而不羞欲

名將賢者重其死夫婢

度賤人感慨而自殺者

除廣曰或作非能身也其計畫

無復之耳

余廣曰一作冀

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

所處難

如博曰非死者難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案隱述贊曰

季布季心

有聲梁楚

百金然諾

十萬致距

出守河東

股肱是與

欒布哭越

犯禁見虜

赴鼎非冤

誠知所處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



表章錄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一

表章者楚人也

素隱曰盜音如周禮盜齊鳥浪反

字絲父故為羣盜徙

處安陸高后時益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益兄

噲任益為中郎如淳曰益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表益進曰陛

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謂功臣非

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

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素隱曰如淳謂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

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

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

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

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索隱曰丞相益畏已而

絳侯望表益曰正義曰吾與而兄善令兒廷毀我益遂

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皆以為反徵繁清室

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宗室諸公

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莫敢為言唯表益明絳侯無罪絳侯得復宗室諸公

侯乃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表

益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弟用淮南王益

橫及棘浦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

殺上因遷之獨轎車傳送表益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  
為人剛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  
能容者第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  
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盜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  
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  
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盜曰  
陛下君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  
非陛下曰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乎陛下親  
以王者俯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  
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禍

慙測雖貧育之勇不及陛下

孟康曰孟賁育者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

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賁育叱呼

發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中鱈所殺賁音奔

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

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

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

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盜曰淮南王三子唯在陛下耳

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盜曰此名重朝廷表盜常

引大體恍惚官者趙同徐廣曰漢書作談字以數幸當害表盜表

盜患之盜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交乘案漢書

漢書云持節交乘

說盜曰

徐廣曰說

君與闕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蓋欲息前曰臣聞天下

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之人陛下獨柰

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

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表蓋騎並乘轡轡上曰將軍

怯邪蓋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栻云

云臨堂邊垂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張

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闌楯也書昭曰衡車衡。索隱

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駟音於城反音駟六駟音騎案

諸家說如淳爲長加云闌楯者案繁要云聖主不乘危

而徵幸今陛下騁六駟如淳曰六馬也下如淳曰如淳曰

驚軍敗陛下縱自輕棄如淳曰如淳曰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

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如淳曰盎將天

引幸署豫設供待之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

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

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

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

乎張晏曰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

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如淳曰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

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

王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時  
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  
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  
表盎表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會上謁求見丞相丞相  
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  
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表盎  
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瓊與陳立將侯丞相曰吾不  
如表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立終侯輔翼高帝定  
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官職張遷爲  
隊率積功至淮陽守亦有奇計矣

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  
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  
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  
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授禍不  
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  
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  
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表盎授吳王金鉶抵罪詔赦以爲  
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  
也夫表盎多受吳王金鉶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

請治盜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

治之乃有所絕。案隱曰

案謂有絕吳反心也

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

不宜有謀

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

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

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

人賜聞錯去固恨其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

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

為大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妻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

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

已誅袁盎以大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

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盜軍中袁盜自其為吳相時嘗有

從史從史嘗盜愛盜侍兒文穎曰盜知之非世遇之如

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盜驅自

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盜使吳見守從史

適為守盜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醱醱會天

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取卒皆用司馬夜引袁盜起

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公何為者

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盜乃驚謝曰公幸有

親文穎曰言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

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為害也索隱曰案君

何患乃以刀決張道

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察帳軍幕也

以出也

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表盜解節毛懷之

如淳

曰不欲令人見也

校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

文穎曰梁騎擊吳楚

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

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

禮為楚王表盜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表盜病免

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表

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

如淳曰博

博徒之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遇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

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失一

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

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瑣曰凡人之於遊離亦危多以

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索謂不以親，不以

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子孟耳。今公常從數騎

徐廣曰：常字一作詳字。一旦有緩，意寧定恃乎。焉為人與，通諸

公聞之，皆多表。表盜，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壽策

梁王欲求為嗣，表益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

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表，曾使人刺表，刺

者至關中，問表。表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表，表曰：臣

愛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

曹如淳曰：備之表，益心不樂家。又多怪之。招生所問

占。徐廣曰：括一作服。服，服也。案文穎曰：括音括。秦時

表盜，罷錮傳。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括姓也。還梁下

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盛安陵

郭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

素隱曰潁音朝錯音精一知子讀案鼂氏出潁陽今潁州在也

之後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充所

地先所學與雒陽朱蓋及劉

中商之法與雒陽朱蓋及劉

故卒漢舊儀云太常博士第

掌故也錯爲人峭直刻深

本無術字或云術道孝文帝時天下無

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

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遺錯受尚書文正所

文尚書序云微之老不能行

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



諸多史略以其意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限度曰太子新家璿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限度曰太子新家璿曰茂陵書太子家令

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上書孝文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開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

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君太上廟壻中門

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索隱曰壻音乃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索隱曰壻音乃誅錯

而歸反也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索隱曰壻音乃誅錯

袁盎通錯傳

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殿中垣正義曰垣石甃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

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

以此愈賈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陳廣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取其枝郡奏上非久辰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取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賈安爭之由此與

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喧譁漢書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虐事侵削諸侯

別疏又骨肉人口議徐廣曰多怨公者謂也錯曰固

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  
氏危矣吾去父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盎進  
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  
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言軍  
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聞鼂  
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  
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  
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

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父曰公言善吾亦

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正義曰梁州成固縣

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

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表盭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愴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

張晏曰資才也適位其勢得騁其才焉

時以變

易

張晏曰謂景帝立

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

賢竟以名敗蟲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

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工軀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

表益公直

亦多附會

攬轡見重

却席翳賴

鼂錯建策

屢陳利害

尊主卑臣

家危國泰

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菊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

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滎枯地志云順陽北城在鄧州穰縣西二十里楚之卬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

卬陽並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卬蘇林曰霍錢若

謂此也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

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父官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

官表云謁者掌贊受事負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

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施行也索隱曰察卑下也欲令且卑下

其志無甚高談論語但令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

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曰求遠反

上問上林尉

索隱曰漢書表

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

不能對虎圈畜夫

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野畜夫此其類也

從旁代尉對

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

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

張晏曰無可恃

才乃詔釋之拜盛

夫爲上林令釋之以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

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

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

曾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謀謀

晉灼曰音謀。索隱曰漢書作謀謀謀多言

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更爭以堅疾苛察

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宋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隱之實

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

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

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

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

秦之敝具以質言

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

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

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

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

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



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

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

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厠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

居高臨壑邊曰厠也蘇林曰厠邊也韋昭曰高岸夾

水為厠。索隱曰劉氏厠音初吏反包愷音測義亦兩

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

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使慎夫人鼓瑟

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

瑟聲相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

依倚也用紵絮斷陳絮添其間徐廣

正義曰廩師古云美石出紵絮斷陳絮添其間徐廣

疑釋之湯店傳

案新陳案以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

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

云南山○索隱曰案大略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班爲

碑擲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鄠山發北山石

擲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鄠取其精牢釋之谷

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擲有何憂焉若使厚

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使其無

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殊失其旨也

可欲者雖無石擲又何戚焉也稱善其後拜釋之爲

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張

晏目贛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西北

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

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索隱

惠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獄罪皆與當以報之也

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曰小顏云公謂不私者也

公謂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

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

陛下察之良以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

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

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

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案以法

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

曰法如是足也余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加淳曰俱死罪也盜

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

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

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糊之字從手

字本或作孟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翅反坏者

盪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

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桓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

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興大右言之乃許廷尉當

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一作閻

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

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爲太子時與

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

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

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

老人曰吾鞮解正義曰上力越反下閉買反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鞮

索隱曰結音計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

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

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

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

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

卒其子曰張攀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

故終身不仕

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能屈也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

中郎署長

漢勅曰此云孝子節也或曰以事文帝文帝輦過

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即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索隱曰案崔

帝詢唐何從爲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爲郎惟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

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

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張漫曰每食念監所

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

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夫在趙時為官卒將

徐廣曰一云官士將

綱案晉灼曰百人為散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索國語闕閭卒百人為散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

隊也官師者隊大夫也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

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

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

索隱曰案樂彦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味苑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

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

檄向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

前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父召唐讓曰公柰何象辱我獨無閭處乎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縣名屬河西安定也。○山義曰在原。殺北地。山義曰北地郡今寧

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州都尉昂索隱曰索郡尉姓孫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

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闡音苦本反謂門限也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闡也門中樞曰闡以

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

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

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

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二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

法法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穀音百金之士十萬度

六



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也。○索隱曰晉灼

法百金言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

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徐廣曰一休擔。○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西抑疆

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

乃用郭開譖卒誅李牧。○索隱曰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

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是以兵破

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

○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服。○索隱曰案漢市肆租稅之人為

張釋之傳唐儼

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推音直推反擊也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人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

衆夫士盡家人子索隱曰索謂無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籍五符如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後

約節變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索尺

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

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終日力戰斬

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与崔同終日力戰斬

首捕虜上功莫符索隱曰索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

云莫府莫當爲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文吏以

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大

明賞大輕罰大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

李牧非能用也

班固林揚子曰孝文帝親誅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披荆有激

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

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

國車士

服虔曰車軍之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

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

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交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鄭朝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張季之馮唐傳

便

徐廣曰一作辨

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張季未偶

見識表盜

太子懼法

嗇夫無狀

驚馬罰金

盜環悟上

馮公白首

味哉論將

因對李齊

收功魏尚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史記一百二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萬石君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

名奮其父趙人也

正義

曰涉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

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

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

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

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

以爲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

中而清潔也如淳云

受書謂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顏云於上有烟戚者皆居之故名以姊爲美人故也其

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

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逸選可爲傅者皆  
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

張晏曰以其恭

故履度胡難之

從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

次子慶皆以馴

行孝謹

徐廣曰馴一作訓

音如

官皆至二千石於

是景帝曰

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

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

時爲朝臣過宮門關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

子孫爲小吏來歸謂置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

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紫隱曰譙音才笑反譙

譙責讓也爲音于僞反

使音辨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  
坐音如生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  
義亦然也又音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

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秦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

申申如也僮僕訥訥如也晉灼曰訥訥曰聲抑貌也唯謹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

哀戚甚倬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

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官王臧以文學獲

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

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立建老白  
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遂也

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顯

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  
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小直洗沐

入子舍素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竊問侍者

取親中裙廁踰身自浣滌徐廣曰踰禁垣知板也音佳

則浣滌也讀踰為竇竇音互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廁

蘇林曰踰音投賈逵解周官城虎子也審行清也孟康

謂之裔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審廁此最廁

謂之裔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為侯審廁此最廁

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

萬石張放傳



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

徐廣曰陵

一作鄰。

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茂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

也在雍州始平縣

白東而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

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

車中自如固嘗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

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

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感慕然建最其甚於萬

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

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一服馬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

括云馬字不曲者羸  
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

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正義

白漢書慶爲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

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

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

秋丞相有罪罷趙用坐酎金免。案制詔御史萬石君

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

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

萬石張叔博

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  
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  
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  
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  
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贈罪元封四年中  
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案隱曰桑小願云無名數若  
之無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  
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  
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廢幸待罪丞相罷  
驚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

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

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

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

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

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

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大常坐法當死贖免為

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更更至二十石者十三人

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永縣界也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水縣北十三里按代主耳府都中郡大陵

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縮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方超乘也如

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擲音歷事文帝功次遷為

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縮稱

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徵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縮

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縮索隱曰

誰何猶借訪也十一曰譙呵者責讓也縮日以謹力景帝幸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縮

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

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

賜之劔縮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

好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技多數移易貨換之也。索隱曰

日施音移

縮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

易音亦

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

廉忠實無他腸

索隱曰案小顏云心乃拜縮為河間王腸之內無他惡也

太傅吳楚反詔縮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

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縮為建陵侯其明年

上廢太子誅栗姬之屬

蘇林曰栗太子驕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勸其也。索隱曰

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上以為縮長者不

忍乃賜縮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

為太子召縮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

代桃侯舍

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爲丞相朝奏事如

職所奏

素隱曰以言但行職分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

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

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

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館卒不信

代坐耐金失侯

塞侯

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直不疑者南

陽人也

素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爲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已去而金主覺妄意不

疑索隱曰謂妄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

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

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為長者稍近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字

朝廷見之

或毀曰不疑狀貌其美然獨無柰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

小爾雅云

盜謂私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

天子脩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襄侯武帝建元年中與

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

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

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尉相坐酎金國除

知中今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作城人也

正義曰在城以



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精功稍遷孝文帝時至

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

泄裳衣敝補衣溺袴服愛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

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

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

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

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

索清之服是以得幸入卧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

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灾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

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淨期猶常

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以入其卧內也後宮比官者

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內於後宮秘戲索隱曰謂後宮中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

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

以他人之善惡也

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

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

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亥反○索隱曰歐音烏後漢書作歐孟康

立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輿勝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

音也孝文時以治刑名言常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各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

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擲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

之二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各家在太史公自傳言治

刑法及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元朝

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  
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  
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  
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徐廣曰訥字多詐音同耳古

惜字假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爲吏跡不好

立名稱稱爲長

而周文處調

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爲二千石將軍帝封

者是微巧也周文處者謂爲即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財

內此故班固曰石建之然以周仁之始汁君子譏之是

也。正義曰土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

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爲處調故君子譏此二

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萬石孝謹

自家形國

節中數焉

內史匄

縮無他腸

塞有陰德

刑名張歐

垂涕恤獄

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三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田叔者趙陞城人也

索隱曰紫下文字少卿陞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

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

巨公乃人樂巨公後

正義樂姓巨公名

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

也人行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

爲郎中數歲切置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祖七年高祖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也漢七年高祖征之過趙

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

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

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怒指出血曰先王之安國微陛

下臣等當蟲出

索隱曰索謂死而虫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虫流於戶外是之謂也蟲直淫反

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

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

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舉三族唯孟舒

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覺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

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

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

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兩岩崩辭

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

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  
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節長者也其時孟舒  
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守  
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  
數音疏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  
頓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音高等謀反上  
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覺鉗隨張王  
敖之所不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興楚相  
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  
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敝亦守死矣弟為兄以

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寧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愛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答五十餘皆持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



府正義曰王吏相償之相曰王自珍之使相償之是

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償之魯

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

地志云嬰相圃在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

出常暴坐音步上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

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

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祠之圃觀者如堵三軒休相就館舍相

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

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御史大夫禮記云孔子射於嬰祠之圃觀者如堵三軒休相就館舍相

分制州不常置案三

上東巡仁奏事有隙上說拜爲京

輔都尉

正義曰百官表六占扶風左馬昭京兆尹是爲

中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太子時左丞

相自將

徐廣曰劉屈氂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

直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縱太子下吏謀死

仁發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陜城今在中山

國徐廣曰陜城縣名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也義

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言之

索隱述贊曰

田叔長者

重義輕生

張王旣寧

漢中是蔡

孟舒見廢

抗說劉明

蔡梁以禮

相魯得情

子仁坐事

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

蔡陽人也少孤貧因爲人將車之長安蔡陽郡也留

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券於武功武功縣也曰

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練於武武功縣也西界小邑

也谷口蜀剡道近山水也外外也力力也王王也晉晉也

雍州縣也在縣西南二十里道道也通通也州州也抄抄也行行也之之也不不也其其也事事也聞聞也

無豪易高也

索隱曰易音以政反言高也

安留代人為求

盜亭父

鄭璞曰亭卒也

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

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只一為亭父

掌開閉掃除一為求

後為亭長

正義曰百官表云十

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藥鹿雉兔部署老少當

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正義曰少

分別

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

何為不求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

正義

百官表云十亭一鄉

鄉

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

正義

百官表云萬戶

也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治民坐

治民坐

並符出游共帳不辨片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

俱爲善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無錢用以事

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鷄言曰不

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從乃家監也衛

將軍正義曰衛青也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

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

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

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五具劔欲入奏之會賢大

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

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

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符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

不知其子視其所交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彼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五君人衣之綺繡耳將軍奈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欲自為貧何為出此言勝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軍文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聞能略相推舉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鬥仁不

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

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此軍使田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

益州刺史

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六百石負十三按苦今

採計按今

以田仁為丞相長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

長史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蔽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

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茲更是時河南

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

杜也

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

正義曰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

謂石氏

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  
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也仁已刺三河  
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  
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  
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  
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  
使御史大夫臯君徐廣曰臯勝之下責丞相何為縱不  
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公子上書以聞請  
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軍  
太子立軍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



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

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

隱曰詳音羊邪戈奢反佯謂詐受節也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事河也

索隱曰傳音附

謂不任安營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

太子節言幸與我其辭好者

索隱曰辭音仙謂太子書請其辭好之兵甲也

書

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

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

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又

乘富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

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四

扁鵲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勗云醫方宜與日者龜夾相按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

是醫方台與龜榮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收太

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以扁鵲之從

扁鵲者

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

白盧也勃海郡鄭人也

除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談

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

索隱曰劉氏云守舍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

索隱曰隱者蓋袖人過音戈扁鵲

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

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

正義曰問音問我有禁方年老

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于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止池水謂水未至

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又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

去手脈構在左右手脈構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

小者在上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理者

巨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

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為醫或在齊正義曰瓊盧醫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扁鵲者公傳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

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

素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辨記異也

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子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

正義曰下云色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

而何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

素隱曰案二子

皆秦大夫公孫支子輿也子輿未詳

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父者適有

所學也

素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子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黷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聞謂之言也卷二曰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能死有鵲來我又射之中鵲羅  
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  
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孝公靜公為七  
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持此及南世家簡子  
疾在定公之歲姓將大敗周人於范淵之西秦在定公之  
十一年也正義曰贏姓本姓也周人與秦同姓也  
趙滅秦三年此帝取爵邑七十三是也其遺云月卒曰  
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畫而藏之以希鵲言告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養成人也

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可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及音跌正義曰治病

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鏡石橋引箕抗蓋熨曰熨

引身如熊顧為伸也抗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

調也毒熨謂毒病之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

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

原出于太陵用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谿胃

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太谿腎之原出于太谿

二經皆以筋為原也按此五藏六腑之筋皆出于乃割皮

扁鵲倉公傳



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

徐廣曰揲音古。索隱曰揲音角反。揲正音荒也。

瓜幕

正義曰以瓜決其闌幕也。

正義曰反下胡管反。

腸胃藏滌五藏

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

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荒然自帶鵠仰天嘆曰

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鄰視之過人之爲方也

不待切脈

正義曰黃帝素問天有三部九候之脈以測其氣之盛衰也。

則知病之逆順也

揚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望色以候其病之逆順也。

沉浮而聽聲

正義曰素問天有三部九候之脈以測其氣之盛衰也。

用病寫形

正義曰素問天有三部九候之脈以測其氣之盛衰也。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曰八

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云然在陰者合在陽陽  
玄孫云腸為陰五藏皆在腹故云然在陽者合在陽  
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者自病則出行於陽  
陽俞在背也外休有俞則  
云從陽引陰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  
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  
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變曲其言正義曰言子  
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其所在也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掌清其耳鳴而鼻張正義音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燕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曠舌搖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珥號扁鵲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  
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  
甚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也有先生則法無先生則法  
甚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

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憶索隱曰

力反下音意音意奄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

索隱曰潛音山忽忽承映索隱曰音接映即暝也承

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

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

乘陰也脈雖時沉滿而短此謂已中伏脈也脈居陽部

而陰脈見者是脈中陽也脈雖時沉滿而短此謂已中伏脈也

穀之海也經絡徐廣曰雜義曰八十一難云經絡

脈陽維陰別下於三焦勝脈勝脈勝脈勝脈

始也上焦在心下下焦在臍下常勝臍上也臍下也

上下下也下焦在臍下常勝臍上也也

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虛下遂。徐廣曰：陰脈

上爭。

正義曰：逆音直。類天陽會氣閉而不通。正

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加熱也。膈筋會陽陵泉。髓會

白八十一難云：府會大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

絕骨，血會鬲，俞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

會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

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艾九反，赤脈也。破陰絕

陽之色已廢。徐廣曰：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二未死也。

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變中。七疢暴作

也。良工取之。

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

中，工知三為上，工知五者十全，九中，工者

解一藏為下，工解三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拙者

言協倉入專

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

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砥音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

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大陰少陽厥陰太陽小

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有間太子燕乃使子豹為五分

會會聽會氣會勝會也

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熨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躄下

言五分之熨若謂熨之令溫緩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

齊者謂藥之蘇和也咸有八並或人當時有此方者也

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劑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

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文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

二十餘年或突是謂焉得有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文曰是時齊無桓

侯悲謂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

桓公午也蓋與此

趙簡子燕亦相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廢理正義曰上

趙簡子燕亦相也

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  
 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  
 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  
 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見桓  
 侯而退走桓侯病入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脈也湯  
 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  
 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  
 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  
 侯遂死

傳云曰是時齊無桓侯則謂是使聖人預知微

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

疾多

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

病也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

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

定四不治也形體不能服藥五不治也言巫不信醫六

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童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

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小兒即為耳

目痺醫

索隱曰痺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

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醜自知伎不齊扁鵲也使人

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皆曰扁鵲也

大倉公者齊大倉長臨留人也遊澤子氏行意正義曰

云漢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泲于公如曹泲水經云泲于臨

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而喜魯方術高后八年

王以封泲于公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

八爵也願師古云言其得願師古云言其得

方子之傳黃帝有書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

色皆見於面亦當於寸口內相應行人死生決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

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

扁鵲之倉公傳



安案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博送之意曰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緩案後公之言曰

紆營反音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廉其廉乎

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自者不可復續

徐廣曰雖欲改過以新其道冥因終不可得至願入身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其意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

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黜刑二左右止一

就適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死號小女痛父言

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融意案所為治

情百男何憤請不女一德意案所為治

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  
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爲爲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  
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石八年徐廣曰得見  
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  
曰盡去而方書非矣也慶有古先道遺傳與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  
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  
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

書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騫咳音該正言

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任有帶之脈此

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顏明王云脈當黃也

用兵二十卷許慎云脈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

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曼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

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中要事之二年所即嘗言為父

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之慶已死十年所至意年盡

三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

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

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芤腫正義曰上於

反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東也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

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注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瀾

徐作白而靜徐廣曰此內關之病也云閱遂入尺為內

閔呂廣云脈從關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若

至尺薛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若

名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

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脾

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

和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過者失過有

者法曰太過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為滿為外關內格

此陰乘之脈也開以後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為瀾為內關

死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

至而鳴命公傳

五分或四分五分此大過不備一經主病和者其病得

之筋隨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

後五日而蘄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

者經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

一分故中熱而濃未發也又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作分不章曰肝心相去五分故曰五分也

曰玉叔和脈經云分別三脈鏡界脈候所主云

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天

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

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天動於寸陰生於

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

下焦及於腰尺主射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至界而蘄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瀾流絡流絡動

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憊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吃食飲

索隱曰吃音疑乞反吃者風痺吃然不得動也

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

徐廣曰又作猛

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執脈

盛者爲重陽

索隱曰音首隴反

重陽者過心主

徐廣曰過音唐過者過也謂病

一盤心者猶利其心○索隱曰過字讀○正義曰八十一

自脾已上至帶  
滿為中焦也

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惑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即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

素隱曰湧音勇字疝音訕字訕  
所鍊反斷誤生云疝音訕字

令人不得前

後溲

謂小便也後溲大便也

循白不得前後溲三日

矣臣意飲

正義曰於禁反

以火齊法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

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

急

徐廣曰右一作有口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乃氣口也

脈無五藏氣右口

正義曰謂右

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

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正義曰上  
徒吊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

信曰唯然

正義曰唯惟矣反

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

正義曰莒

密州

陽周水而莒橋梁頰壞信則擊

正義音擊

車轅未欲渡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二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濁

徐廣曰一作電

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

此知之未治一時即轉爲蒸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脾

索隱曰痺病也音實脾音

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旱也。脾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

溲溺亦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

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涸

索隱曰涸音涸

澣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

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

正義曰深一作沅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

出於浮之而大緊者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

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

索隱曰跗方然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瘠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首恭察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

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瀉而短冬腎水王

其脈沉而滑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動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鑄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  
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  
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  
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  
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  
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下叔和  
脈經云脾急亦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驚音過鄒氏音瘕○正義曰龍魚

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瘕

臣意即請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

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

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瀰瀰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合也是卑氣也○正義曰卒音來然合然合

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

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緊小

正義曰上見瘕氣也

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首

勝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勝陰也

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

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前

徐廣曰

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張醫官以爲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

胆音洞言迴微入四肢○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噬轍出之是風疾洞微五藏故曰迴風也

迴風者飲食下噬音益謂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噬而輒出不留者法五

日死皆爲前分界法

正義曰份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

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病卽爲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

音士成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軀內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衆醫

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

診其脈曰病氣邪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

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按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

動也

正義曰

脈脈來難者

疝氣之客於膀胱也

腹之所

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

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

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

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

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

索隱曰案是王

之姊母也

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茲已

自言足熱而蹶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

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

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

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

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黃曰所一作取。索隱曰往

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

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賢病重在死法中

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請候所至春賢

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賢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

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此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

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立羽反釋名云齩也臣意灸其

左太陽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索隱曰乳音人輸反乳生也

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食

礪正義曰浪礪音二音

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

乳者言迴旋即生也

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閉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服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盥食閨門外平與舍公立即示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癩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固榮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無  
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  
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十愈順及  
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

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多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苗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

正義曰掌反蹶逆氣上也

為重頭痛

身熱使人煩癒止

正義曰二本反但有煩也

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

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

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

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徃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

正義曰上音免

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也

正義曰濡弱也病方客在

腎欲溺腎也

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徃四

五日天雨黃氏諸情

徐廣曰情者女壻也。駟察方言曰東齊之間壻謂之情。郭璞曰言可

假情也。正義曰情音七。姓反。

見建家京下方石

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  
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徃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殺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服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鼠以藥

索隱曰謂以燻燻之故不

鼠音七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功之腎脈也盭而不屬盭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苗汜里女子溥吾病甚

汜音凡。里音上。衆醫皆以爲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

蛟。蛟音餘。廣曰蛟音饒。索隱曰音蛟。擯舊音遶。遐。

正義曰人腹中短虫。蛟瘕爲病腹大上膚黃羸循之戚戚然臣意

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蛟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蛟

得之於寒溼寒溼氣死

音鬱。日又如字。索隱

篤不發化爲蠱臣

意所以知寒溼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

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

主分寸謂八分寸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蠱而毛莖

奉髮

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烈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籬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籬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蟪首言髮如蟪蟪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噎輒後之

徐廣曰如前

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濟以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

閭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閭即宮閭都尉掌之故曰閭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

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  
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  
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索隱曰番番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

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

徐廣曰合

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

不加悍藥及讒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

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宛音更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

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

論之太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

位十一年衆醫皆以爲蹙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

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

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

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

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

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瘖

春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瘖也讀如音反作瘖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者也瘖即死

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

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

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

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舍公之師元里公乘

陽慶亦

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月

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鬲下。

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

死處後蹴踔。

徐廣曰六反也

一作竭

正義曰上

下九六反謂下也

要癢寒汗。

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

索隱曰索

也言明日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

之夕死也

番陽言其陽脈之繇入虛裏者也。

番陽入虛裏處旦

日死一番一絡者。

徐廣曰絡一作結

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

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

之索隱曰數音色在反謂術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

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

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通

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

法以故至今知之間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

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

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

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齊文王

石韻余錄

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

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名數左右

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

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

問善爲方數者事之

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

久矣見事數師曰上

色度

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

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

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

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重。

徐廣

白董謂深藏之一作董。董音隱，曰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

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拔，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

徐廣曰一作質。質又作質。

法不當砭多砭，交至氣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

請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

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苗川唐里公孫光善

爲古傳方

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方書。

臣意即往謁

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徐廣曰法一作五。

臣意悉

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

愛公所

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

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

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

間處

正義曰上音閉下昌汝反

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

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苗善

為方吾不若其方其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

受其方

索隱曰案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乃人語自尔

揚中情不肯

索隱曰情

音七見反人姓名也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

徐廣曰胥當猶言頻也

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

男毅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毅善光又

屬意於毅曰意好數

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

公必謹遇之其人

聖儒

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

即為書以意屬楊慶以故



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苗人宋邑徐廣曰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謂

教以經脈高下及計絡結正義曰素問云計經八脈性

結當論俞式喻反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

錢石定破灸處歲餘苗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

臣意教以案法曲椎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

餘臨苗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

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入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君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屢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

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

凡人食入於口而發

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

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

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小腸謂之穀而傳入

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

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

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

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

數也中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肝重

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

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心

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織也

織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負脾重

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温五

藏主藏榮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肺重三斤

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魄肺也言其氣字故

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腎有兩枚重

六百八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

一斤一兩主藏志

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臟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

諫校尉

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

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大一

胃重二斤

十四兩紆曲屈伸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

穀二斗水一斗五升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

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

半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

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

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

斗水七升半

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膀胱重九兩

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

卷之三

三

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

勝橫也膀胱廣也體短而  
又名胞胞虛空也至以

虛承  
水液

口廣二寸半唇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

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

舌也  
言可舒

細言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

咽嚥也  
言咽物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  
爲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嚥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

二寸九

鄧  
喉嚥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  
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嚥與咽並行

其實兩異而  
人多感也

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一

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車缸也言其處似  
車缸故曰缸門即

廣腸之門  
又名頤也

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

一手有三陽兩手爲  
六陽故云五六三也

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

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

兩手各有三陰合爲

六陰故云三十六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

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足三陰之脈從足至

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

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頤上今言至臂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也

人兩足躡脈從足至日長七尺五寸二六一丈四尺二

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

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

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歧頭上於面至口齒縱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

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爲三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

營衛行周此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大陰者肺之會也

諸藏主並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澀逆順

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

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乎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

七氣皆逐上下入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

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

十五度度為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

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丈一

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

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肘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



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

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也